

学校的理想装备

电子图书·学校专集

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

美女方华

 **eBOOK**
网络资源 中国风

美女方华

[瑞士] 赵淑侠

“史顿赫寡妇，本名方华，1926 年生于中国上海。二次大战时在四川读完高中，考入成都华西坝金陵女子大学音乐系。中日战争结束后方华返回故乡上海，转入圣约翰大学，于 1948 年毕业。1954 年，方华离华来到奥京维也纳，入国立音乐学院，专攻声乐，卒业前与长其二十岁的钢琴伴奏教授汉斯·史顿赫结婚。此为其第三度婚姻。

“首任丈夫王英节，空军飞行员，1949 年与方华在浙江杭州成婚，甫半载，王即死于内战。方华旋即随眷属行列撤退到台湾。1951 年与王英节之同胞至友，空军少校梁浩东结为夫妻。但未足两年，梁亦因公殉职。此两次婚姻方华未有所出，与汉斯·史顿赫则育有一子康纳德。

“康纳德·史顿赫为电脑工程师，不谙华语。媳丝蒂芬妮任职金融机构。孙菲利普，孙女玛琳，现就读小学。

“方华——即史顿赫寡妇，青年时代为著名之美女，中学及大学期间均有‘校花’之誉，来到奥京亦被称为‘东方美人’。史顿赫寡妇注重妆扮，喜用密司佛托牌化妆品，衣着方面则偏爱紫色。该老妇已寡居十三年……”

“读明白了吗？”护理长指着那厚厚的一叠纸，沉着她富于男性气氛的面孔，冷峻的表情像个主考官。

“明白了，我想不成问题。”玛丁娜亮得透明的蓝眼珠溢着欢喜的笑意，兴奋得额头上的青春痘都在发光。读了两年心理学系，无非纸上谈兵。如今这临床体验的机会，令她无限好奇，是盼望了许久的，何况还有丰厚的薪资可赚，工作对象又是个中国老妇人，当然更加有趣，“您放心，我会把她照顾好的。”她又自信满满的加上一句。

“那就好。因为你是学生，第一次实习，所以我把这个比较容易弄的例子交给你。”护理长尖尖的瘦脸上，终于现出一丝严肃的笑容。一边收起桌上那叠纸，又道：“里面的内容，有关史顿赫太太的特性，你务必记牢。每一个新人进来，我们首先就要掌握他的全部生平资料。这些老怪物有时很难对付，追溯根源，了解背景，对工作十分重要。”

“史顿赫太太，你等等！”玛了挪连叫了两声，史顿赫太太可头也不回，仿佛那被叫的是个不相识的人。

她左手拎着黑色漆皮提包，右手撑起紫底白花遮阳伞；十九世纪英国上流社会仕女的流行式样，一根细长的金色伞柄，四周缀着层层叠叠花边的小小伞盖。优质的紫色毛呢春秋大衣，足蹬擦得崭新的半高跟鞋，仿佛表示对谁抗议似的，一步一音，把地板踩出极为激昂的咚咚响声。挺直着她其实已略略现出弓形的背脊，傲岸地朝园中走去。

与过去的无尽岁月中的所有日子一样，走出大门前必先坐在梳妆台的大镜前。而曾给过她满足愉悦豪情，可爱得让眼光久久不忍离开的镜子，竟如忘恩负义的叛徒，吝啬继续给予优惠，甚至故做恶意戏谑，总展出一张她所不认识的、苍老又可憎的脸通令她面对。她在那张脸上涂脂抹粉画眉，用发刷梳拢染过的稀疏头发，表情里充满轻蔑与爱莫能助的无奈。有时也会耍耍狡猾的恶作剧：“你是谁？我方华可不认识。”说罢她咯咯的笑得像个傻女

孩，最后却总是被怨忿之潮淹没，恰像她此刻的心情。

史顿赫太太沿着石板路前行，道旁衰黄色的草坪，花坛里新栽的秋季草本花，和学校里外貌平庸的男女同学，都不足以吸引她去一瞥。她把金色伞柄斜扛在自己微削的肩膀上，昂着小巧的下巴，目不斜视地往夕阳中的庭院深处走着，娉娉婷婷依稀走在圣约翰大学的校园，又似走在杭州的郊野，多少钦羨和赞叹的眼光跟随。同性忌妒异性倾慕，被誉为“校花”和美国盼兮的人，自有与众不同的尊贵。她便那么尊贵飘逸地步入后院。

那是一片临河的广阔草原，两旁屏风形密密的松树林，一点也不曾受到季节变幻的影响，仍是一味的绿油油，根根松针示威状地展露出它的坚和锐。它耐经风霜，有韧力，但因外表的平凡而得不到方华的眷顾。她胸怀中贮藏了许多属于自己的好花美景，岁月的奔驰和自然演化的强烈现实，是她向来漠视更不屑去正视的。虽然那些大大小小的镜子总与她为敌，上天历来给她的优越地位和厚爱，她始终相信不会真正收回。

方华不需思索，便一径地坐在长木椅上。隔着一片正趋荒芜的玫瑰花圃，一条沿着河床的小径，是载着云影和夕照的悠悠流水。方华目光空洞地呆坐了片刻，终于放松那仿佛被地心吸力吸得无可挣扎的五官，允许深深下垂的眼角、嘴角，和两腮沙囊般顽固坠沉的肌肉，往上提升，浮现笑靥。

史顿赫太太没有一般老人的痴肥和枯瘦，只是腰围较盛年时增加十厘米，背脊微微佝偻，两条曾经修长过的玉腿，爬着几条暗蓝色蚯蚓状，隐隐凸起的静脉。从面孔上谁也不难看出她具超级美女的根基：虽然太阳穴部位的黄褐色老人斑，已无情地点点片片，但那下面白净细腻的底子，应足以形容出她确曾肤若凝脂过。特别是那端丽的五官：骨梁挺直、小巧精致的鼻子，菱形饱满的唇，开阔而优雅的额头，配上长圆形的脸庞，即使是最痛恨她的人，也不能否认，这是一位媚丽过的女人。纵然那些美巧得几乎无懈可击的器官，刻印着光阴辗过的痕迹。

史顿赫太太对梳妆时下工夫最多的总是眼：粗炭笔画眼影，细的画眼线，一次画不妥抹去再画，一次两次三次或更多次，常是画秃了笔，那顽固垂着的眼角仍不肯稍现昂扬，恢复成两只明亮妩媚，眼角微微上斜着，乌黑双眸深不见底的盼盼美目。

美目盼兮曾被视为她的特征，也是她的绰号，她当然以此为荣，因此努力拯救，结果却总是徒劳惹气而已。事实上她早有所闻，目下流行的是整形手术，据说将眼形恢复成原状并非难事，只消割去一条皮肉，由原处缝合，三个月后可复原得找不出一一点破绽，眼皮回归到青春岁月，整个人忽的倒退二十年般年轻。

史顿赫太太也曾费过思量与挣扎，最后仍是放弃。怕痛心理只占极小部分，真正怕的是血。这点她详细打听过的，医生明白告诉：“开刀怎会不流血？虽然流得很少。”“流血？哼！”她二话不说，快得像逃避恶鬼状离开那诊所。

王英节驾驶的战斗机，在掩护撤退执行任务时，被打中起火，那英俊的空军上尉壮烈殉国的消息，尚未通知他的未亡人方华之前，方华已在杭州春村的深宵中，见他身高180厘米的魁梧躯体，从紧关的门上走下来。鲜红的血浆由头顶冉冉涌出，流遍全身。她听到他温柔的声音：“方方，方方！”不错，是他，“方方”是他对她的呢称，可是他怎么变成了血人？次日清晨，大队长和他的妻子，英节亲如手足的好友梁浩东，以及与她来往密切的几位

手帕交，围成一撮人堵在门口。不待他们开口，她便知自己的预感得到证实，那血淋淋的人形也顿时扩大，充塞在每一角视觉可及之处。她尖叫一声便沉没在重重血影之中，醒来后才发现原是躺在病院的床上。

春村里花蝴蝶一般青春活泼的寡妇，增加了万方瞩目的新星方华，那些勇敢又帅气的年轻飞行员，兴奋地把帽徽和胸章擦得更亮，喜孜孜地加入了追逐者的行列。但她很快地便倒入梁浩东的怀抱。英节早对浩东叮嘱过：“要是有一天我出事，你要负起照顾方华的责任。”情况发展得颇为顺理成章。

浩东在同胞间以乐观与善于经营生活著称，跳舞技术傲视群伦，周末参加新生社的舞会，经常被众人哄着做探戈、华尔兹、桑巴、古帝巴等表演，赢取如雷掌声。与浩东共同生活一如与英节，甜蜜多趣而不寂寞，识者亦多赞美他们是般配的佳偶，反倒她本身有种神经质的不安之感。

她却没料到，浩东突然变成另一个血淋淋的影子。她住屋的墙壁上血影重重，分不清哪个是英节，哪个是浩东，总是一片杀气的红，红得像要把人的眼球爆炸开。从此她恨红色，怕白色，躲着红色。见满圃红艳艳的玫瑰皆尽凋零，她有种种幸灾乐祸的快意，很是随兴地哼起歌来：“夏日最后的玫瑰，独自吐芳蕊……”

歌词的错乱颠倒，仿佛一只可怜的母鸡被人扭住颈般，苍老尖锐接近声嘶力竭的嗓音，都不足以妨碍史顿赫太太愈浓愈深的沉浸，她由椅子上缓缓站起，姿态优雅面带洋溢的光彩。刹那间她已回到表演台上，周围的花草树木变成观众，男士着深色西装打领结，女士是拖地长裙。此乃毋须解释的常规：听严肃音乐会一定要着正式礼服的。这些人显然品味高超，她等待他们如雷的掌声。

但她如琴弦突断般，歌声易然而止，面孔上洋溢着因惊喜衍生出的温善。目光亦定定的如遭磁石吸住了。原来她看到年轻的方华在沿河的小路上走着。那方华穿了一身浅紫色的连衣裙，雪白晶莹的肌肤，浅笑盈盈，宽宽的裙角和乌黑的柔长秀发，在微风中频频抖动。她步履挑达而不失庄重，每迈一步，提在手上的长柄紫花小阳伞便随势甩颤一下，像是仙女踩着浮云行走，有种形容不出的出尘美姿。

史顿赫太太不禁神迷，从心底产生倾慕之情。那样美的形象是任何人都要叹服膜拜的，她自然无法例外。事实上她对那年轻美女从未忘怀过，也曾认真寻找过。可惜那年轻美丽的方华忒吝啬现身，几次照面是数得过来的，而且总是在旁边无人，她独自或行或坐的时候。在这人迹渺渺的后园里，她不只一次见那美丽身影从河岸走过，每次她都想留住她，或至少坐下谈谈，但年轻的方华尽管笑得妩媚含蓄，骨子里的骄傲，罔顾她的崇拜和想往的热忱的。无论她怎样召唤，那方华都不睬不理，只是兀自淡笑着在河岸上徘徊。每当她要走近，那妙龄美女便会变魔术般突的消逝，留下一片惊人的虚空。

她恨那年轻人的寡情狠心，却又扼止不住想亲近她的渴望。

“方华，方华，过来谈谈。”史顿赫太太招招手又指指木椅，表示多么期待两人坐在一处谈心。

绮年玉貌的美女并不答话，仍一味来回踱着，仪态始终优婉从容，步履总仿佛怕惊动了谁似的。一式的安详轻巧，笑容亦保持早春阳光般温煦，把人心抚慰得熨帖舒适。

可就是不肯走近。

“方华，年轻人，念我多年痴想，给个机会坐下聊聊。我知你忙，绝不多打扰，十分钟，只十分钟就够。”史顿赫太太用两个手指比成“十”字，口气接近祈求。

年轻的方华似没听到史顿赫太太的话，也不肯认真地看她一眼，仍那么自信而飘逸地走着，接下去就像时装模特儿表演，每来回踱一遍，便换上一套新装，连发式也配合着变幻，白衣黑裙的校服配齐耳短发，穿天蓝旗袍时梳双辫，紫地白花的细腰肥裙，配以长发太潇洒！那方华仗着年轻身段好，胆子也大，忽而旗袍忽而裙子长裤，剪裁合度的各式外套大衣，仪态万千，穿什么像什么。巧的是那些衣服都让史顿赫太太眼熟，“哟！那件旗袍不是浩东陪我去做的吗？蠢蠢的吴裁缝，改了两次才合适。那件大衣是英节买来送我的，在先施公司……”

史顿赫太太叨叨咕咕地自言自语，方华倒像并不觉察旁边有他人的存在，兀自踩着优雅的步伐，穿着不同衣装风度飘洒地走过。史顿赫太太倾慕已极，伸长她越来越令人联想到火鸡那样皮肉松垮的脖颈，出神地凝目望着，视线直直的不能移开。忽然，那可爱的美女停住了脚步，亦睁大她那亮晶晶的眸子回望过来，眼光虽妩媚却掩不住骄傲。

这一刻，她把方华看得格外清楚，白中透着淡淡玫瑰色的肌肤，不必触碰便知每个细胞都是饱满的。找不出一丝皱纹的面孔，配上精致秀美无瑕疵的五官，多么让人羡慕的美人啊！“太美了，太美了……”史顿赫太太不住地喃喃，不自觉地往前一步，怎料那调皮的美女竟长发一甩，倏的刹那间骤然隐去。

“方华，方华。”史顿赫太太惶恐地叫。“方华，请你回来！”

“美丽可爱的方华，你真的永不回头吗？”

尽管史顿赫太太又叨咕又央求，年轻的方华终究未曾再现身影。小路上空无一人，河水静静流着，偶尔掠过一阵冷风，掀起层层涟漪，几圈白云飘过又跟上另外几圈，浮腾不断。世界并未中止前行，只是太安静了些。

史顿赫太太绝望地哭泣着，啼啼嘘嘘，曲扭着的面孔上，皱纹毫不留情地清晰浮现，只是眼泪却不很多，像出了毛病的水管，泪水仅达滴滴坠落的程度，要想泪如泉涌竟是困难的大工程了。

史顿赫太太听到有人唤她，从声音可分辨出是照顾她的实习学生玛丁娜。她急忙拿起手袋和阳伞，想遁入树林中躲藏。但身着白衣的玛丁娜已立在面前。“你已经坐在这里很久了，还没看够好风景吗？”“我并没看什么好风景坏风景，只不过睡了一小觉。”“哦？睡着了？那也很好。不过无论如何是喝下午茶的时辰了。啊！今天的巧克力蛋糕真棒。”玛丁娜好耐心的。其实她一直在树后守望，史顿赫太太的一举一动皆看得清楚。

“我不喝茶也不吃蛋糕，我什么都不做。”史顿赫太太孩子气任性地摇着头，倏的站起身往外走。

“你真能不喝不吃，我可受不了诱惑，味道香哦！”玛丁娜伴在史顿赫太太身旁，边走边说，过一会儿又道：“史顿赫太太，你儿子打过电话，说星期天来看你。他很记得那天是你的生日呢！”

“我儿子，不是康纳德吗？”史顿赫太太停住脚步，如梦初醒般的眼光，炯炯地望着玛丁娜红润的脸。

“你说对了，就是康纳德。你媳妇也同他一起来”

“告诉你，康纳德是个乖孩子，读书不用我操心，气人的是他不肯练钢

琴也不肯吃麦片，唔——”史顿赫太太突然想起什么，表情越发严峻，“是他和他老婆送我来这里的，对不对？”“是他们送你来的。因为，这儿对你最理想。”“吱吱，这儿到底是谁的家呢？”史顿赫太太忽然笑眯眯地问。

坐落在多瑙河畔的“苍松疗养院”，医疗水准和服务品质都高，环境的优美清幽，就像春天新剪过的、找不出一根杂苗的高丽草草坪那样无可挑剔。建筑物是维多利亚女皇时期的模式，外表古老，内部则是最新的现代化装修。这使“苍松”远近得名，收费虽高昂，登记申请进入者却需等待经年。

史顿赫太太不懂为何、何时住进“苍松”？唯儿子和媳妇送来的这一点，几乎可以确定。当她撑起紫色小阳伞时，一些影像便模模糊糊，水波似的涌到眼前。媳妇温婉地笑说：“我在城外的古董店里，看到一把漂亮的小阳伞，和你丢掉的完全一样。妈咪，我们要买来送你。”“唔，唔，出去走走。”儿子有点腼腆地随声附和，她唯一能做的是同意。

车子沿着多瑙河行驶，驾驶座上的儿子不发一语，媳妇不绝口地夸赞风景优美。她安静地坐在后座，紧握新买的小阳伞，像儿童对待他心爱的玩具。路途不近，车子一个劲地向前奔跑。

“近几年母亲的情形可称每况愈下，记忆力退化，时空错置，常做些我们难以想象的荒唐举动。毫无疑问，老太太虽然生性刚强，也没能力照顾自己了。我们也没能力照顾她。”咬文嚼字，一个男人的声音。

“我们确实没有能力照顾。康纳德坚持接他母亲来我们家。一个月，仅仅一个月的时间，她就把康纳德，我，和两个孩子全带进地狱，再下去只怕几个人都会发疯。那日子真可怕，绝不能继续下去。”女性的声音。

史顿赫太太觉得两个声音都来自远方，远得像隔着一道海峡或是一座山峰。不过仍感到熟悉，思索了半晌终想起是儿子康纳德与媳妇丝蒂芬妮，那么谁又是那个没用的，不能照顾自己的老女人呢？唉唉！世间是有那种人，老得叫人生气。譬如汉斯，与她共同生活了二十年，有天竟忽然笑眯眯地端详着她：“这位漂亮太太是谁啊？何以看来如此眼熟？”惹得她哭笑不得。更糟的是他连自己的儿子也不认识，指着康纳德道：“哪儿来的混血孩子？邻居的吗？”

“她剥香蕉把芯子丢掉而吃皮，常常半夜爬起来唱歌，扰得全家不能睡觉。梳妆台前一坐两小时，对着镜子发怒，有次丢粉盒把镜子砸坏。不知她为什么跟我过不去，故意把一件我最喜爱也最常穿的，一件火红色大衣，洒上酱油泼脏。因为孩子们看不惯她撑一把破烂的古董小阳伞满街走，偷偷地丢掉了那把伞，她跟我们全家赌气，足足一星期不肯开口讲话。啊啊！像一场恶梦，荒谬得难以形容，总之一句话，她已经失去了自我生存的能力……”是丝蒂芬妮，仍远得像隔着山山水水，但她能分辨出。

她坐在一间白如霜雪，充满酒精味的空屋里，努力地寻思，到底谁是个可笑的老太太，她认识吗？待会儿要问问丝蒂芬妮。

“妈妈生日快乐！”康纳德·史顿赫在母亲的脸颊上轻轻吻了一下，献上他带来的花束，白色的康乃馨配衬着长长的翎毛状绿草。

“妈妈，我们给你买了个漂亮的蛋糕，你看。”丝蒂芬妮指指桌上，插着七根蜡烛并做了“恭贺七十大寿”字样的蛋糕。

“唔。”史顿赫太太淡淡地应了一声，满面困惑地上下打量了儿子和媳妇

一会儿，肯定地道：“我认识你们，是康纳德和他老婆丝蒂芬妮。”

“对啦，对啦！妈妈又认识我们了。妈妈你进步很快，真叫我们高兴。”金发碧眼的时髦少妇笑得出了声。

“妈妈，你真棒。”修容整齐，着全套西装的康纳德，竖起右手的大拇指。

史顿赫太太又打量了儿子和媳妇片刻，忽的把花束掷在地上，吵嚷着站起身：“我要回家，我要去给康纳德煮麦片粥，看他是否练过琴。”她说着就要往外走。康纳德夫妇和守在一旁的玛丁娜忙上前挡住，她气劲足，用力地推开他们，口里不停地叫：“我要回去。”小客厅里充满声音，几个人撕扯成一团。房门被推开了，一个脑袋上脱落得只剩几根白发，面孔皱如干橘皮般的老男人，拄根手杖站在外面惊恐地叫：“希特勒派兵了，天哪！快逃。”

厮扯纠缠之间，护理长匆匆而入：“请让开，让我来处理。”她沉着严峻的尖脸，语气冷如冰霜，一下子便用两只铁腕握住史顿赫太太的双手，命令道：“聪明点，乖乖坐下，否则你会被捆在椅子上。忘了上次的经验吗？”

史顿赫太太朝护理长呆望了一会儿，终于坐回椅子上，安静地一语不发。

“玛丁娜小姐，麻烦都是你惹的，这样的工作态度？上个星期你放任她去后院，昨天居然允许她在浴缸里泡一个小时，跟她说笑，唱歌？好啦！当着外人我不多说，这样的工作态度！”护理长失望地摇摇头，转对康纳德和丝蒂芬妮：“两位请回吧！史顿赫太太情况良好，一切没问题。过生日的事交给我，待会我找几个老人来吃蛋糕。”

“护理长，母亲她……”

“史顿赫太太情况良好，两位放心。”护理长截断康纳德的话，笑容和口气都不掩饰送客的意愿，康纳德面色黯然，犹疑了刹那对他母亲道：“妈妈保重，我们不久会再来。”临出门时他回头望了史顿赫太太一眼，见她定定地端坐着，有异乎寻常的安静，只是眼神显得荒凉了些，像似从来不曾有船只行驶过的海面，正在述说宇宙洪荒的凄凉。

护理长与玛丁娜做半小时谈话，指点一些护理原则：“对于这种失去意识的精神残废，你绝不能把他们当成正常的人，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，事实上也许更接近兽类，会做出极为愚蠢、讨厌、甚至危险的举动。你懂我的话吗？”玛丁娜连连点头，护理长冷漠的脸上飘过一丝笑意，又道：“对付这种人，不能胡乱仁慈，而是要有效地控制住行动，要他们安静、听话。”玛丁娜再点头，最后护理长做示范给她看，要怎样使力握住对方的双手，推坐在椅子上。并说对难以制服的病人，最好是捆在椅子上或床上，关上房门，免得影响外面。“必要时通知我，可以用电击或安眠剂。”她如数家珍，娴熟而具专业的权威口吻。

当玛丁娜走出护理长室，只觉一团沉沉迷雾盘踞在心头，重得透不过气。但她年轻乐观的本性，很快地便使她从这种不愉快的感觉中解放出来，“像史顿赫太太那样文雅的老人，能做出什么事呢？谁又忍心用那些方法对付她呢？”玛丁娜宽慰着自己，同时想起史顿赫太太最近一些奇特、可笑、有趣的举动。

那天清晨走进史顿赫太太的房里，只见她戴着一副墨黑的太阳镜，直挺挺地仰面躺在床上，当她说“你早啊？睡得可好？”时，史顿赫太太只简单地答：“晚安。”“晚安？哈哈！史顿赫太太，已经八点。快梳洗了去吃早

餐。”“晚安。”“别闹了，快起来。”她去扶起史顿赫太太，同时要摘掉太阳镜，不料史顿赫太太一抬手挡住，五根鸡爪似的手指差不多要刺入她的肉里：“你瞧天多么黑，别来捣乱我，晚安。”

那天史顿赫太太便戴着墨镜躺到正午，口中念念有词，忽而中文忽而德文，她一句也没听懂。

另桩趣事是全院集中在餐厅喝下午茶，一边看电视新闻。其中有段报导，是有关蒋介石夫人宋美龄女士，应美国国会之邀，在欢迎茶会中做演讲。当夫人出现在荧幕上时，史顿赫太太忽然站起身，把一个手指堵在唇上对大家嘘了一嘘，郑重地道：“安静，安静。夫人已经莅临本校，校长派我去献花，这事马虎不得。”她说着便拿起桌上瓶中的花束，姿态优美地斜捧着，随后弯腰一鞠躬，声调清脆得像个小女孩般的柔笑着道：“夫人好！我是音乐系的方华，谨代表全体同学向夫人致敬。”她说罢就要把花塞到电视上，在一片惊呼哗笑中被护理长赶来挡住：“玛丁娜小姐，把史顿赫太太送回房间去。”护理长铁青着脸吩咐。

发生在史顿赫太太身上的这类怪事，多得说不清。玛丁娜打心里不觉得对别人有害，而且她不认为史顿赫太太已真的痴呆，“玛丁娜小姐，你是多么和气可爱啊！你是我的小天使。”史顿赫太太总这么说，也从来没有不认得她过，“你知道我是谁吗？”“你是玛丁娜小姐嘛！”史顿赫太太有把握地说。

玛丁娜尤其爱听史顿赫太太讲故事：“你知道，那时候我是方华，跟史顿赫没啥关系。方华！呵呵！如果你能倒退几十年，就会知道那是多么让人震撼的名字……”

史顿赫太太讲起她属于方华时代的往事，那张原本显得僵硬冷漠，隐约中透露出寂寞的老人脸，便会浮上柔和的感人光辉，面孔红扑扑的，眸子亮得像江着一窝水，声音也变得生动悦耳。她叙述在成都初入金陵女子大学时，是如何的被女同学们，和他校的男大学生们惊艳，称她为“华西坝上的明珠”，而附近空军基地的年轻飞行员们，如何倾倒于她，“好多优秀的青年追求哦！我只爱英节——就是我第一个丈夫。他帅气、英俊，最可贵的是‘痴情’。”史顿赫太太讲起她转学到上海的圣约翰：“他们说，方华到来的第一天，就差点把几幢大楼都震倒。‘美国盼兮’的外号就是那时候得来的。”她说着眨了眨凹眼眶里松松下垂的眼皮。然而史顿赫太太最爱提起的一段，乃是在台湾时，一次去参观兰花展览：“我那天穿了一身紫罗兰颜色的衣服，一进场大家就震住了，只看我不看花，叽叽喳喳地直说人比花娇。”

史顿赫太太有关自身曾为超级美女的轶事说不完，当工作忙碌时，玛丁娜不免厌烦，但暗中羡慕时更多，后来竟忍不住要讨教了：“这些青春痘真可恨，用什么法子能除去啊？”有次她摸着自己的额头说。史顿赫太太端详着她的脸，叹口气道：“亲爱的玛丁娜，我倒想长几颗玩玩呢！”

史顿赫太太从梳妆箱里找出一小瓶油膏叫她试试。玛丁娜当晚便试用了，效果竟是出乎意料的好，那些可厌的颗粒在几天内消失许多，面孔显得光滑了。所以，在玛丁娜的心里，史顿赫太太不可怕也不可厌，而且差不多有些喜欢她，至少是习惯了她。

但史顿赫太太的举动越发怪异，是人人得见的事实。她终日戴着深色太阳镜，并把镜片下的眼皮贴上透明的胶纸条。玛丁娜要替她取下来，她便

两手牢牢挡住抵抗，脸上的表情坚决悲壮，像似正在对付战场上的顽敌。护理长带一个东欧籍的男性护佐，硬把那眼镜和胶纸取了下来。为此史顿赫太太拒绝吃饭，冷冷呆坐着一语不发，玛丁娜以为她从此不再开口了，哪知夜深人静时她突然扯起尖锐的嗓音，唱起《夏日最后的玫瑰》。

替史顿赫太太洗浴，向来是玛丁娜的责任，两人合作无间，边说边洗十分轻松。可史顿赫太太不肯合作了，先是乘玛丁娜不备，穿着衣服鞋子钻入浴缸，后来就强力拒绝洗澡，而且顽童一般的用莲蓬头朝玛丁娜身上喷水，结果仍是护理长派东欧籍的护佐来协助。那身高 192 厘米的彪形大汉，老鹰捉小鸡般按住史顿赫太太，几下子剥去她的衣服，将她放进浴缸里：“哪怕你厉害得像只老母山羊，我也有法子治服你。”他玩笑式轻蔑地说。

史顿赫太太如婴儿般穿着防湿裤已不是一天的事。最初只是小便失禁，她为此感到羞愧，不愿别人知道，特别注意衣裤臀部的部位是否够平整，刻意要装出穿着普通内裤一样。这一点她的转变尤其惊人，已经不只一次，将尿布解下来在空中挥舞，脸上喜笑颜开，得意的形状宛若是热情助阵的啦啦队员。

最令院方震惊的一件事，是夜晚大楼里所有的门都锁上之后，她竟撬开厨房的后门溜到院子里，抱着床厚厚的鸭绒被，瑟索地蹲在大门洞里，次日清晨才被发现。

史顿赫太太无疑是已成了最引人头痛的老人。她被迫穿上那种给变态人专用的外衣，终日双手抱肩动弹不得。她进院时特别要求自带的梳妆台，也被搬出了房间，原因是她常常从早到晚坐在镜子前，石像般一动也不动，口里反复地叨咕：“那老丑女人不是方华，快把她打出去。”有次她说着便集中力量用头闯去，将镜面闯出碗口大的破洞，额角的裂缝流得满面红淋淋的血，送到外科医生处缝了十三针。

院方当然通知史顿赫太太的儿子康纳德。

“妈妈，我是康纳德。你不跟我说话嘛！”同样的话康纳德已说了几遍。史顿赫太太仿佛什么也不曾听到、看到，只把眼光直直地瞪视对面的白色墙壁，口里不停地念叨：“那不是方华，那不是方华，那不是方华……”

“妈妈，你连我也不认识了么？”

“那不是方华，那不是方华……”

“妈妈！”康纳德似在祈求，脸上充满无助的悲苦。

“那不是方华，那不是方华……”

“妈妈……”康纳德踟躇了刹那，终于双手蒙着脸跑了出去。临出门时丢下一句话：“你们就按照院里的既定方式处理吧！我也没有办法了。”

玛丁娜从出纳室领到最后一笔薪金，算算数目，实习打工三个月的总合，勉强可供下半年读书生活的开支，收获不能算太小。想到立刻离开“苍松”，她大大地吐了一口气，天知道，她与原来的自己已经切断了。和同学们仅通过几封信，与彼德是实习开始就未见面，两人只靠电话联络。今天彼德要来迎接她，这使她心头涌着一股暖流，温温热热的。

不过她也有种难以解释的矛盾，在这段短短的时间里，看到了一个以前从来不知道的，人间世界的另番面貌。这个对她陌生又奇特的世界，这里面的一群古怪又麻烦的人，有时会使她感到恐怖、厌恶，但引起她不忍、悲悯，心上像被堆积巨石般沉重时更多。

如今离别在即，行囊皆已打好，竟有些依依不舍起来，其中最不舍的，当然是由她整整照拂了三个月的史顿赫太太。

史顿赫太太的情况，未好转亦未更恶化。像只老旧失修、但仍能断断续续滴嗒前行的时钟。她的日常运作并未停顿，有时甚至过分的旺盛，食欲好时可把一道全餐从菜前沙拉到最后的甜食，吃得碗盘如洗过的一般干净。而只要是醒着，嘴巴准定不停地念念有词，忽而德文忽而中文，说的总是相同的一句话：“那不是方华。”仿佛这是一句千古不可变更的魔语真言，不可稍忘亦百说不厌。

但史顿赫太太也曾有过极端衰弱的时候，有次她双手胡乱挠抓胸口，半张着嘴，眼球朝上翻得只见白不见黑。护理长一看便说：“是心脏出了大毛病，推到急诊室。”史顿赫太太的生命力量颇出大家预料。在她被嘱咐整理房间，以接纳下一个老人时，史顿赫太太已脱离险境，精神反而比以前更抖擞，“那不是方华”的念叨声音高了许多。

史顿赫太太的健康恢复，差不多是令人失望的。那天几位护理人员在一起聊天，就谈到安乐死的问题：“活到这个程度，已经失去了生命的意义，给别人造成沉重的负担。”“确是很讨厌的事，只有消耗人力物力，这种生存不值得鼓励。”“不过上帝是公平的，给人什么样的生命，小小的我们不能论断。”“她儿子媳妇也不来探望她了。”“她儿子媳妇没有错。他们要生活，要工作。”……你一言我一语，讨论不算热烈。她未出一声，心里却有点形容不出的不自在。

事实上，院里的老人并不都像史顿赫太太那样子能活，她已见过几次，前晚还是能动能说的人，第二天躺卧在床上的却是一具苍灰色的僵硬尸体。她也曾想过：会不会某天早晨走进史顿赫太太的房间，见床上躺着一个面色惨白，半张着口和空茫的死鱼般的眼，蜡像状的尸体。她的脑海中确实出现过这样的画面，令她毛骨悚然。

彼德开着他那辆车龄超过十年的老爷车，到达“苍松疗养院”时，玛丁娜已在大门口等了一阵。“嗨，玛丁，都准备好了？”那浑身都是劲的金发大男孩，下了车先抱住玛丁娜吻上一阵，接着就把地上的衣箱、旅行袋，和一只装吉他的盒子放入车内。玛丁娜已经安坐在车里，当彼德问：“可以走啦？”她点点头，他发动马达开始上路，她又摇头说：“不，等等，我得去跟一个人告别。”她匆匆而下，朝那维多利亚式的建筑物奔去。

玛丁娜知道，向史顿赫太太告辞，说不说“再见”，都是无意义的事。她也相信，再与史顿赫太太见面的可能性微乎其微，几乎是没有。但如果这样连头也不回地绝情离去，似乎是艰难得令她做不下去的。她想起史顿赫太太对她说“玛丁娜小姐，你是对我最和善的。你真是个可爱的小天使”时信任的眼神。也想起她说“我也想长几颗青春痘玩玩呢”时的诙谐笑容。坚信史顿赫太太应享受人与人之间的尊重。

玛丁娜推开史顿赫太太的房门，见那肤色枯白五官清秀的老妇人，仰面平躺在床上，四肢和身体都包裹在一个紧套在床上的、为防止病人动弹特制的被子里。史顿赫太太睁大的眼睛定定地对着天花板，眼神里像从来不曾有过任何一丁点的喜怒哀乐那样，有种悸人心肺的荒寂空茫。最能表现史顿赫太太生命之力的，仍是念念有词不肯稍停的嘴：“那不是方华，那不是方华……”

“史顿赫太太，请看看我，我是玛丁娜。”玛丁娜用手轻抚了两下史顿赫太太的脸颊，温柔的笑容里流露着怜悯。

“那不是方华，那不是方华……”

“我是你喜欢的玛丁娜。我已实习完毕，是来向你告辞的。亲爱的史顿赫太太，试着想起：玛丁娜，玛丁娜。”

“那不是方华，那不是方华……”

“史顿赫太太……”玛丁娜焦躁又失望地叫。

“那不是方华，那不是方华……”

“那是方华，史顿赫太太，你就是方华，方华就是你。”情急之余，玛丁娜倏地灵机一动，换个方式激一激，满心期望能收到效果。可是那史顿赫太太自始至终都无变化，一直两眼空空地对着天花板喃喃不绝地念叨：“那不是方华。”

玛丁娜放弃了。默默地站立了片刻，便快步跑出去。

彼德把收音机开得很响，一个极富磁性的女声有感情地唱着：

“Happiness liss in yourown land,
It toale me much too long to unders tand
How it could be
Until you shared your secret with me
……………”[注]

彼德快乐地随声哼唱了两句：“这女人唱得的确不错。哈，巧，这会儿车里有两个玛丁娜。”他闪过视线抹了玛丁娜一眼，不禁纳闷地“哦”了一声，“你哭了？为什么？我得罪了你？”

玛丁娜用纸巾擦干泪痕，微笑着默默不语，只紧握了一下彼德伸过来的右手。她的思绪像正在沉淀中的混浊水，愈来愈澄清：“年轻真好，我多幸运。至少不会再为脸上生青春痘之类的事烦心了。这我敢保证。”她挺有把握地想。

英文歌词翻成中文是：“幸福掌握在你自己的手中，我用太长的时间才了解到，直到你把你的秘诀与我分享，才得达到这个地步，……”

【作者简介】赵淑侠，女，原籍黑龙江。1932年生于北京，毕业于瑞士应用美术学院，曾担任美术设计师、广播电台编辑等职。旅居欧洲已二十余年，现定居瑞士。著有长篇小说、短篇小说和散文集多部。

